

中篇小说 卷六



1978-2013
《十月》杂志35年名篇集萃
典藏时光

主 编

谢 冕
孟 繁
陈 晓明
贺 绍俊
程 光炜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中篇小说 卷六 要目

镜中姐妹	鲁 敏
豆汁记	叶广岑
旧院	付秀莹
白杨木的春天	吕 新
子在川上	阿 袁
武人列传	李 亚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 方
中山装	尤凤伟
而黑夜已至	弋 舟

ISBN 978-7-200-11066-1



9 787200 110661

定价：44.80元

1978-2013
典藏时光

《十月》杂志35年名篇集萃

谢冕 孟繁华 主编
陈晓明 贺绍俊 程光炜

中篇小说 卷六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典藏时光：《十月》杂志 35 年名篇集萃. 中篇小说
卷六 / 谢冕，孟繁华等主编. —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200 - 11066 - 1

I. ①典… II. ①谢… ②孟… III. ①中国文学—当
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8734 号

责任编辑 赵兰振
责任印制 王 辉
装帧设计 赵平宇

典藏时光：《十月》杂志 35 年名篇集萃

中篇小说 卷六

ZHONGPIAN XIAOSHUO JUANLIU

谢 冕 孟繁华等 主编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 bph. com. 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画 中 画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71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31.75 印张 51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1066 - 1

定价：44.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谢冕

那一年十月，中国的天空响起了惊雷。雷声把人们唤醒，他们迎着秋天的阳光，擦干眼中的泪水和身上的血迹，告别十年噩梦，开始了新生活的追求和梦想。这十年的苦难太沉重，也太惨烈，人们都在考虑如何结束过去，创造未来。政治家们有他们雄心勃勃的事要做，他们在筹划着创造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与过去任何时期相比都不逊色的伟大的工程。在最先醒来的人们中，有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的文学家们——包括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以及默默奉献的文学编辑家们在内的全体文学工作者——他们也隐约地感到了特殊时期对于文学重建的召唤，也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对于这一庄严事业的悄悄的激动。

北京历来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一份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巨大灾难落幕之后诞生了。刊物赶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个划时代的会议之前创刊，它是一个时代开始的象征，更像是一个传送信号的气球，向久经苦难的人们预告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这就是《十月》。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地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

镜中姐妹	鲁 敏/ 1
豆汁记	叶广岑/ 41
旧院	付秀莹/ 77
白杨木的春天	吕 新/113
子在川上	阿 袁/217
武人列传	李 亚/251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 方/307
中山装	尤凤伟/389
而黑夜已至	弋 舟/435

镜中姐妹

鲁 敏

1

小五的命值五十元。生她的那天，街道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找到家里，罚了父亲五十元。

五十元在1979年，不多也不少。但因为小五还是个女孩儿，父母就都觉得这五十元真是太冤枉了，尤其是父亲，他简直后悔起来。在小五前面，他们已经一口气生了三胎四个女孩儿（有一对双胞胎），然后他们停了八年，尽管父亲这时已经快四十岁了，但就像赌徒相信手气可以好转一样，他们决定试试运气再生一胎。没想到，种子才种下去四五个月，一直风传的计划生育却真刀实枪地刮到了县城，每个街道都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一家一家地上门劝说女上环男结扎。父亲有点不甘，但他在县第一中心小学做老师，那是为人师表的地方，总觉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校长才一开口，他就故作轻巧地一口应承下来：过几天去做掉，保证做掉。做母亲的却相当固执，一直拖延着，找出种种借口，同时她整日重复着一句话，就像一个健忘的演员在练习一句拗口的台词：你不想试试吗？我真的有感觉，这次可能就是个男的呢。父亲被说中了心事，并且被母亲的“感觉”和沉着的坚决所感染，他默许了母亲的拖延，并像一个心照不宣的同谋那样找出种种借口对付成立不久、毫无经验的计生办。当他们绞尽脑汁再也无法找到新的借口的时候，计生办终于意识到某种阴谋，他们冠冕堂皇地到父亲家坐了一整天，并最终与心虚的父亲、疲惫的母亲达成协议：次日到县医院引产。

小五在胎中似乎有所感应，当天夜里，母亲腹痛如割，见红下水，一切症状都表明：小五提前二十天早产了。母亲虽痛苦难挨，但她却在汗水和血水中面呈欣慰之色。然而，当疼痛在高峰戛然而止，小五细如发丝的哭声如寒夜中的一道微弱烛光照亮父亲沮丧的脸色，母亲生产的喜悦在瞬间被巨大的绝望、自责取代，她不用看就知道：又是一个女的！

考虑到父母曾答应次日引产，但被非人力因素导致超生，计生办只罚了父亲五十元，并免去了停课一学期的处罚，尽管如此，由于中年得子这一理

想的彻底破灭，父亲还是对小五充满了他无法意识到的一丝积怨。

给这孩子取个名儿吧。月子里，母亲几乎是小心地请求说。就叫小五好了。父亲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这话的同时，他正在诵读一篇佶屈聱牙的楚辞，似乎想把下半生全都投入古汉语的海洋，做一个知识深奥得失去意义的小学语文老师。

母亲更加沉默了，本来，她是特意选了父亲读书的时候请他取名，一番心思白费了。她不能不想到从前，她第一次怀孕，那时父亲多兴奋啊，他早备好了名字，一下子想了两个，他得意地对年轻的母亲说：预产期是三月份吧，就叫春华，不错吧？等你生第二个，我们就叫秋实。男孩儿女孩儿都适合，怎么样？我们就生一男一女吧……然而，春华、秋实全是女孩儿。父亲有点失望，但有句老话叫“事不过三”，他满怀希望地看着母亲的肚子再次变大，这次大得超出想象——是个双胞胎。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全是女孩儿。对接踵而至的女孩儿深感厌倦且绝望的父亲这时已经失去了一个语文教师应有的文采与浪漫，他随着前来喝满月酒的亲戚们胡乱叫着：大双、小双。这名字尽管平常了些，却也恰如其分。最可怜的是小五，小五，这名字算什么呢。母亲又开始流泪了，她的最后一个月子，泪水泡得她的双眸失去了最后一丝光泽。生完小五，她就彻底成了一个中年妇人了。

这一年，春华、秋实已经上初中了，而大双小双也已成为父亲所在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她们每天放学回家，看到的就是母亲披散的头发、哇哇乱哭的婴儿以及一大堆散发着臭气的尿布，春华和秋实每日以划拳决定由谁来洗尿布；大双小双则轮流分工：一个去唱着儿歌晃动摇篮，另一个得以悄悄溜到厨房，偷吃没有了热气的鸡汤。很快，父亲下班回来了，每天一进门，他就觉得自己是从一个课堂来到了另一个课堂，甚至后者更令人烦躁。他于是用工作一天后的疲惫为借口，一边准备简单的晚饭，一边训斥两个大的两个小的，在训斥的过程中，他偶尔会停在小五的摇篮边，小五在摇篮中用她尚没有视力的双眼对着任何发出声音的地方露出高兴的笑容。可能正是缘于摇篮中的某种直觉，小五从小就认为，如果按照对自己的喜好程度把家中的成员排个队的话，可以有三个层次：母亲小双（心疼、关注）、大双春华秋实（若有若无）、父亲（漠然、厌烦）。小双与别的姐姐们不同，她最爱笑，她

在小五摇篮边唱歌的次数最多，并且只有她的歌声带有真正的柔情蜜意。

2

等到小五也背着一只小书包摇摇晃晃地出现在县一小的时候，她才第一次意识到人们对她外貌的关注和期待。那些老师们（父亲的同事）会在下课时拐到一（三）班的门口，头往里面一伸，大声地问讲台上准备下课的老师：哪个是张老师家的小五？

同学们会转过脸盯着小五，小五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站起。但这样已经足够，伸头的老师认出了她，他们满意地笑起来：真的，又来一个，张老师还真有福气……

这样，从人们只言片语的零星评价中，小五得到了自己一家人的社会形象：父亲，一个性格内向、喜爱古文的语文老师；母亲，曾经漂亮过的县服装厂广播员；四个女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尤其到了小双，简直活脱脱一个大美人胚子，对于小五的长相，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她是个败笔，这孩子脸上线条太硬，眼睛不够大，眉毛也太浓；另一种认为她比她所有的姐姐们都更洋派，有气质，像大地方的孩子。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小县城的审美观里，小五是比她的姐姐们长得差了一点。

奇怪，对于女孩子，为什么人们总是会关心她们的长相。这让小五觉得很单调，但这也导引和暗示了小五的某种兴趣，在家里，小五时常会注意地观察姐姐们的一举一动，同时，她慢慢地养成了一个特别的爱好：收集废物，收集家里每个人丢掉的那些没用的玩意儿。这些破烂儿，在被扔掉的瞬间，小五觉得，它们才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价值。小五会悄悄地找回其中的一部分，细细地观察研究一番，从中寻找和发现人生的最大奥妙。

有一年冬天，小五在春华的废纸篓里捡到了一个撕破的纸质小口袋，上面写着：卫生带。卫生带，那是什么？小五的直觉让她记起这两天母亲与春华间的窃窃私语以及春华别扭的走路姿势。春华在一天之中开始疏远起别的妹妹来，就连与她关系最好的秋实，她也是爱理不理的样子。这一年，春华

已经在读高一了，身体有点微微的青春胖，辫子乌黑发亮，很引人注目，走在她身边，母亲就像个又瘪又老的丝瓜干。春华性格温顺，天天看书到很迟，但她的成绩却一直不好，勉强挨到高二，不顾父亲的几次阻拦，她执意不肯再读下去，正好母亲的服装厂里有一批小规模招工，春华就工作了，成了家里第一个挣到钱的孩子。

记得她第一次拿到工资，按照当时县城流行的风气，她给家里每人都买了一个礼物：母亲是一袋“光明”牌染发剂，父亲是一瓶有包装盒的精装“洋河大曲”，秋实是一条红色的薄纱巾，大双小双一人一只新发夹，给小五的呢，是一个小小的只有六十四开大的日记本。全家人都高兴极了，最起码表现得高兴极了。小五其实很喜欢纱巾或发夹，但春华却给了她一本日记，这说明什么：她不够漂亮？她更加聪明？可是那只发夹多么好看呀。当天晚上，小五做了个梦，梦见了一只硕大无朋的发夹，漂在水面上，小五跟在后面追呀追，却总是追不上，奇怪，后来，那只发夹变成了小双，小双漂在河面上，一动不动，像睡着了一样……小五从梦里吓得醒过来，却听到睡在旁边床上的父亲母亲在说话。

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春华都给我买染发剂了……母亲在夜里叹了口气，听上去悲凉极了。你都忘了我年轻时的样子了吧。

没有，她们个个儿都像你，跟你从前一个样儿……父亲说，语气却不如他的词儿那么热烈。

春华工作的事儿你还在生气，瞧她都挣钱给你买酒了……

看她带的这个头，我最恨的就是绣花枕头……我看我们家全是一堆绣花枕头，你看她们，整天就知道照镜子，看看她们今天拿到纱巾、发夹的那欢喜劲儿。我为什么想要个男孩子，就是恨她们这点出息！

她们还都是小孩子嘛……母亲微弱地争辩了一句。有时我也想不通，我们怎么就生不出个男孩子，真是的，说出来都怕人笑话，一下子五个……都怪你，种子不好……

是土不行，盐碱地，不出带把儿的，我撒多少种子也不行啊……我再给你撒点怎么样……父亲好像在翻身。然后他喘起气来。床好像抖起来，令人不安。母亲没有声音，过了一会儿，小五有点害怕，最终听到母亲憋着嗓子

吟哦了一声，小五放心了，翻个身接着睡下了。她想接着做那个梦，看看小双为什么会那样一动不动地漂在水面上。

春华上班不到一年，就开始有媒人到家里提亲了。尽管当时风气渐开，但最正式最地道的求婚方式还是请媒人提亲。母亲对此似乎胸有成竹，她支开因为手足无措而显得心烦气躁的父亲，踌躇满志地开始了她的挑婿历程。很多年以后，当全家就只剩下小五待字闺中的时候，已经衰老得无须保守秘密的母亲对小五说：我跟你爸不一样，生不到儿子，我只气一时，但长远来看，我早就知道，生女儿好，可以挑个好人家。这个“挑”字，大有讲究，挑好了，全家跟着享福，日子在天上飞；挑坏了，日子倒着过，苦得跟爬似的。我呀，自己的命就到此为止了，但你们呢，才刚开始，一个个儿的要给自己开个好头……只可惜小双她太没福气……

春华的求亲者集中在服装厂，最好的只不过就是厂办的小秘书。这让母亲大为失望，她想一定是春华敦厚老实的模样使人们低估了她家的门槛，母亲拿出她做播音员的嘴皮功夫，不着痕迹地拒绝了那些假借串门名义前来提亲的中年妇女们，同时，她又深入浅出地暗示了春华的好条件高要求，以促使那些联想丰富的媒人们发现新的人选。那些被拒绝掉的男方的具体情况，母亲有时候都不会跟春华说，春华更是从来不会主动问上一句：这是一个女孩儿家应有的规矩。做了这么多年的长女，春华的性格已经平实得像一块密实耐用的砧板，她习惯于听父母的话，即使婚姻这样的大事——加上母亲那种洞察世事、不容置喙的腔调——春华听天由命地想：管他是谁呢，母亲不会看错的。父亲却对来来往往的串门者不胜其烦了，他认为这大大影响了他晚上研读楚辞的时间，似乎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比不上楚辞中的某个有争议的注解似的。当母亲连厂办秘书的牵线人也拒之门外后，父亲不耐烦了，他把母亲叫到他们的房间，尽管他努力压低嗓门，但几个在客厅做作业的孩子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你在待价而沽吗？你在讨价还价吗？你把春华当成什么了？一棵摇钱树？当心，不要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你不嫌丢人？你不嫌闹得慌！语文老师因为激动而使用了不太恰当的成语和歇后语。

这有什么丢人的！男婚女嫁，择优而从，这是讲到哪儿都明明白白的道理。你看看咱家春华，她那模样，那脾气，多好的女孩儿，我就不信找不到个有前途的人家！我觉得我还挑得不够呢，她这样儿的，我怎么挑都不过分……再说了，我还要给下面几个开个好头呢……

小五偷偷地走到厨房，春华正在洗碗，春华最近瘦了，显得胸脯更高了，她的脸从侧面看过去，像长了一圈绒毛，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小五在边上看着，一时有点发呆，春华发现她，用湿漉漉的手敲了一下小五的头：还不快去做作业！春华上班以后，似乎反而对学校有了一点敬畏之心，她几乎比母亲还要尽心地督促着下面四个的功课。

他们在说你的事儿呢！小五故意说，她想只要春华问她， she就把刚才听到的全部说出来。春华要比小五大上十一岁，在小五的眼里，大姐是个大人了，小五有点想要讨好她。

去，小毛孩儿，别听大人的话！我能有什么事儿！春华板起脸抹起桌子。

小五很生气，她觉得春华一点意思也没有，连脸都没红。

好在很快，春华的事就有了眉目，一个社交广泛的媒人很快悟到母亲的旨趣所在，她在第二次串门时不再一事无成，最起码，她推荐的对象终于成功地过了母亲这一关。那个在她的口中被说得一表人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叫陈善材，在县政府财政科工作。

不久，母亲亲手安排了两人的见面。为了准备这次见面，母亲带着春华到裁缝店做了一件带金丝线的两用衫，这是当时县城最时髦的布料了，衣服做好后，挑剔的母亲又逼着裁缝修改了两次，最终合体得像从春华身上长出来似的。正式相亲的前一个晚上，春华带着点羞怯地试衣服给大家看，大双小双小五一个个都喜欢得张大了嘴巴，秋实在一边闹着，说一定要借给她穿到学校，秋实那时刚上高中，爱穿衣打扮的心思一天比一天强烈。母亲一边趁机训斥着秋实，一边拿手指用力戳着父亲的肩膀，父亲从他的灯下抬起头，好像第一次见到春华似的围着春华看了一圈，母亲满脸得意地看着他，等着他称赞，父亲笑了几声，却突然有点悲哀起来，他很轻地说：这是春华

的顶峰了。小五听不明白，想象中应当是句夸耀的话吧，母亲却沉下脸来：你不会学喜鹊唱，就非得叫声乌鸦调吗！

次日的相亲正如母亲所愿，两方你情我愿、一锤定音。后来的事就都按部就班了，陈善材会隔三岔五地带着小礼品来看望父母，春华也经常穿戴得漂漂亮亮地单独跟陈善材出去看电影或到红梅公园玩上大半天。陈善材是个面面俱到、讲究细节的人，话虽不多，但每句话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一看就是在机关里待了很久的人。母亲对此非常得意，认定这是陈善材前途无量的最好证明。可能是出于习惯，他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就连小五端杯茶给他，他都会抬起屁股表示谢意。每次约春华出去，他都会让春华带回来一些好吃的零食，这让小五非常高兴，因为秋实最近嫌自己太胖，基本不吃零食了，大双小双两个虽然先天不足一直是瘦条子身材，但她们却喜欢围着春华听她讲电影故事，所有的零食基本上都由小五独享了。但小五并没有因此对陈善材有更多的好感，因为小五现在开始明白父亲的那句话了，的确，订婚之后的春华好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尽管后来她又添了一些新衣服和漂亮的丝巾，频繁的约会也使得她的脸色更加红润娇嫩起来，但是奇怪，小五就是觉得春华变丑了，特别是她身上的味道，好像开始混浊厚重起来，夹杂着一丝陌生而可疑的气息。这让小五有点伤心。

春华结婚那天，小五第一次穿上带花边的新衣服，可是从后来的全家福照片上可以看见：她挂着小脸挤在大人们脚边，看不出一丝喜气。春华出嫁了，小五第一次体味到家人之间的这种以喜庆形式出现的分离，尽管只少了一个人，但小五觉得：家不完整了，像缺了一个角的月饼。小五去翻春华桌子下的纸篓子，她找到了大姐在这个家中最后一次扔下的垃圾：一副旧的洗破了的假领子；内衣的空包装盒；一块皱皱巴巴的手绢；几张被剪坏的红喜字。小五看了看，又飞快地闻了闻，然后悄悄地收起来塞进她抽屉的最里边。

最先从别离中恢复过来的是秋实，因为春华出嫁之后，留给她不少衣服，她不顾母亲因为春华的出嫁而筋疲力尽、悲喜交集的状况，甜言蜜语地央求母亲帮她把春华的衣服一一改小，并在领子、袖口等细节处增加一些时新的变动。

母亲一声不响地坐在厨房靠北的窗户旁，一针一线地帮秋实改衣服，眼泪悄悄地滑下来，她终于停住手，哽咽着说：从小养到这么大，说出去也就出去了，她昨天在家还穿着这身衣服呢……家里突然显得很静，父亲故意咳嗽着，却显得家中更加安静。

十二岁的小五抬头看看母亲，她这是第一次看到母亲在哭。小五心想，如果嫁女儿让母亲那么难受，自己以后就不结婚了。

3

父母亲像大多数人那样，习惯于过一种低于他们所能负担得起的水平的生活。父亲的工资全都交给母亲，而母亲就会神秘而平静地把其中的大部分送到银行。留下的一小部分，母亲用来买菜、交书本费、买报纸、交水电费。至于添衣服，那是过年时才会有的。小五对此没什么感觉，因为她的衣服很多，四个姐姐一年年地积攒下来，够她一个礼拜都穿得不重样，尽管那些衣服略略肥大，样式过时，颜色发白，但小五毫不在意。父亲常常当着全家的面为此夸奖小五：咱家就数小五最纯真，一心想着读书，不照镜子。在父亲看来，照不照镜子好像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

但秋实对一年四季没有新衣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她有一个误区，认为春华出嫁了之后，母亲应该像对待春华那样给自己多添点新衣服。在跟母亲反复交涉无效之后，她就会躲在房里不肯出来吃饭，母亲喊她，她不吭声，再喊，她就气哼哼地说：我不吃了，把我的那份伙食费省下来，给我买衣服。

母亲被她气得笑起来：小祖宗，快来吃吧，等你考上大学，你要买多少我就买多少。说实话，我现在是不敢给你买，你看你，现在花在衣服上的那心思，这样子，还考什么大学！

秋实气鼓鼓地跑出来，前面的刘海却突然好看地往里卷起来，原来，她就是生气时也不忘记用发夹给刘海变点花样。父亲放下碗筷叹口气：秋实，你这是像谁呢？你真叫我担心。

父亲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秋实虽然喜好穿衣，举止略带轻浮，但她的脑筋却特别好用，春华在家时经常回忆，说小时候划拳洗小五尿布时，经常划不过秋实，秋实像是诸葛亮似的，老会猜中别人下一步要出什么拳。在学习上，秋实并不是特别用功，但她猜题目也是一把好手，每次期末，她总会从老师做课堂复习时的语气和眼神中捕捉到某些别人难以意会神传的秘密，然后她就临时抱佛脚地抓住她认为的那些重点狂啃一气，到最后竟然让她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秋实为此得意非凡，愈加喜爱猜测打赌，任何一件事情，她都会顺手拿过来与身边的每一个人打赌：你猜今晚妈妈做面条还是稀饭？小五，我们赌一张香水书签。小双，你猜，明天到底会不会下雨，这个很难，我们赌帮对方叠一个星期的被子怎么样？爸爸，妈妈今天回来迟了，我来猜，她准是去剪头发了，如果我猜对了，你给我加一块钱零花钱好不好？有的赌听上去莫名其妙，使得对方认为可以就此与秋实碰碰运气，但奇怪的是，大多数时候，都是秋实赢——可能是她注意到了生活里的某些蛛丝马迹，也可能是她确实拥有某种神异的功能。

最令人信服的是秋实与全家人赌春华肚子里孩子的性别。在B超还令人抗拒的情况下（县城里，当时流传着一种可笑的说法，照B超容易导致流产或婴儿失明），婴儿的性别实在是个难以把握、人人关注的谜，因而秋实一出口，这个赌就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了。小五和大双小双们很兴奋，这是她们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孩子在女人的肚子里从小变大，那个把春华肚子撑得无比巨大的家伙到底是她还是他？好玩，太好玩了，连父亲都笑呵呵地表示愿意跟秋实赌一本英汉大词典。可是这次秋实却不跟妹妹们赌了，也不响应父亲，虽然作为一个高二学生她确实需要那本英汉大词典。她撇下大家，只单独要跟母亲赌。

母亲的神经最近有点紧张，她担心春华会跟自己一样是个女儿肚子，她担心真的生出个女儿之后，春华会失去陈善材的宠爱（也许她想到了自己，想到了生小五时那些没有热气的鸡汤）。母亲心不在焉地应付着秋实，看到大家都笑嘻嘻地在等她应赌，她简直有点生气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能打赌呢！

秋实看出了母亲的心思，她一语中的地说：妈妈，你知道，我一直都会